

匠·心

获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点赞推荐 杨华珍为藏羌文化绣出一条花路

想拥有一个布娃娃 8岁时偷偷剪布学针线

8岁的杨华珍第一次拿起针线时，也许不曾想到，它们在未来的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。

那一天，她跟随父亲去县城办事，在同龄小女孩的家里看到了一个布娃娃。这样一个布娃娃，对于山村小女孩来说有些遥不可及。

“那段时间，连晚上做梦都梦到那个布娃娃在冲我笑。”杨华珍说，后来，她悄悄剪了一块妈妈留着过年做新衣服布料，自己动手缝制了一个娃娃，还用剩下的布料给玩偶缝了一身新衣服。尽管被大人发现之后挨了一顿“胖揍”，但她无师自通，学会了用针。

12岁那年，杨华珍试着给自己做了一双鞋，鞋帮和鞋底都没拉紧，走线也歪歪扭扭。邻居看到后却大加赞赏，鼓励她“头双怪，二双慢，三双四双背起卖”，这让她信心倍增。

渐渐地，“小才女”名声在外。母亲发现了她的天赋，决定传授刺绣唐卡的手艺。于是，杨华珍成了家族里的第四代传承人，与藏羌织绣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靠一根绣花针走天下 带“奶奶团”闯江湖

杨华珍的人生阅历，和她织绣的作品一样丰富多彩。

年轻时，她开了一家“真容”照相馆。后来她顺利通过考核，成了阿坝日报社的摄影记者。

“无论是刺绣还是摄影都需要一定的审美，而我恰恰天生审美还不错。”对于这次身份的转变，她适应得很快，不仅能够拍出好看的照片，还很注重时效性，拼抢新闻、冲洗胶卷都很迅速，一如采访的过程中对答如流，语速很快。

2008年“5·12”汶川地震发生后，身为一线记者，杨华珍亲历了救灾、重建的整个过程。她很想为家乡“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”。这个想法，成为她人生重要履历的一个序章，随之展开的情节跌宕起伏。

如何带动家乡的父老乡亲迅速恢复生产？当时住在板房中的妇女们缝补衣物，那些鲜艳的图案，让杨华珍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“我们有手艺，做阿坝本土的旅游产品说不定销量不错。”

兜兜转转，她又拾起老本行——织绣。她拿出一年的工资成立了协会，带着憧憬和激情，招募了18位成员。这群年过六旬的“奶奶团”，拿着绣花针跟她去成都“闯江湖”。

起初的信心满满，在现实中逐渐被摧毁。绣品找不到出路，工资捉襟见肘，原本准备散伙的时候，看到老姐姐们渴望的眼神，杨华珍有些不甘心，咬咬牙决定再坚持一下。

开发新产品，招聘年轻人，摆摊找销路……靠着坚定的信念，“摇摇欲坠”的“奶奶团”支撑了四年之后，终于得到了命运的眷顾。



杨华珍（中）教大家藏羌织绣。



杨华珍的藏羌织绣作品。

年轻人也爱学织绣 非遗融入现代生活

2012年，四川大学的老师邀请杨华珍来授课，介绍自己传承的非遗项目，带领研究生做课题。毕业季，杨华珍接到一个学生的电话，对方想带着师兄一起拜师学艺。放下电话，杨华珍一个箭步跳到正在绣花的姐妹们中间，欢呼“我们有徒弟了，还是川大的高材生呢”。“奶奶团”笑着笑着就哭了，期待着“研究生都来工作，肯定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学习非遗”。

彼时，杨华珍的儿子冯旻也在读研究生。他从小耳濡目染，喜欢妈妈一针一线刺绣出来的每件作品，也想把这种艺术品带给身边90后的同学们。

“当时，儿子新买了一个iPad，十分爱惜，让我试着做一

件‘小棉衣’保护它”，杨华珍回忆，她用藏羌织绣的图案绣好了一个小包，儿子带到学校后，同学们都觉得很新奇，询问这是什么大牌的款式，在哪儿可以买到。于是，她赶制了一批电脑包，果然卖得很好。

杨华珍向儿子请教，如何让古老的非遗留住年轻的人才，高学历的徒弟又能为藏羌编织带来什么灵感？冯旻想了想之后回答：提高工资待遇，同时转变思路，勇于创新，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，而不仅仅是自产自销的生活用品。

善于学习新事物的杨华珍很快转变观念，将传统的藏羌织绣做成了方巾、靠枕等生活用品，终于在大山之外闯出一片天。

让作品留在博物馆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

关注度越来越高，订单纷至沓来，可杨华珍并不想赚快钱。她反复告诫徒弟，非遗作品最终的归宿应该是博物馆，而不是商场。这是老一辈非遗手艺人的工匠之心：“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，心无旁骛，精益求精。”

在杨华珍看来，藏羌织绣这种非遗，每一针都不是随性而为，山有山脉，水有水路，叶有经络，树皮有纹路，针法和走向都要遵循自然规律。

每年春暖花开之际，杨华珍会带着学生回家乡写生，拜访老非遗传承人，整理采风的素材，保护传统技艺的同时研究如何创新，“作为一个传承人，我需要考虑的是我应该留下些什么，我必须留下些什么。”

“我们有一个蓝底白线的素色作品用到了单钩、双钩的针法，马王堆出土的辛追夫人衣物残片上就能找到这种针法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会做了，只有一些老姐姐才会。如果不挖掘、传承，这种藏羌织绣的工艺就断根了。”杨华珍眼里的惋惜不言而喻。

谈及收徒弟的标准，她笑言，要德艺双馨，“不要一头钻进钱眼爬不出来了”，除了聪明、理解能力好、眼睛好等基本要求，她很看重人品，“要有爱心，愿意帮扶老弱病残”。

如今，藏羌织绣的接力棒传到了杨华珍儿子冯旻的手里，他放弃了优渥的工作，学习做唐卡，还在高校从事传统文化研究，是一个典型的“传二代”。他时常思考如何让年轻人喜欢非遗，不断尝试诸多跨界的玩法，例如，发行藏羌织绣作品《十二生肖·虎》数字藏品，搭建非遗数字藏品展示平台，让非遗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徐语杨 实习生 何雨婷

藏族编织、挑花刺绣工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华珍

人物简介

杨华珍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藏族编织、挑花刺绣工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，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、成都华珍藏羌文化博物馆馆长、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会员，长期致力于羌绣、藏族织绣技艺的保护和传承。

“8岁想要一个布娃娃，我摸索着学会了用针；2008年‘5·12’汶川地震发生后想为家乡做点有意义的事情，我组织了18个老姐姐带着绣花针闯江湖；熬了几年，我们织绣的图案最终获得了国际大牌的认可，拿下了十几个海外知名品牌的订单。这小小的绣花针，蕴藏了无穷的生命力啊！”回望自己的前半生，杨华珍的每一个重要时刻，绣花针都扮演了无比重要的角色。

作为藏族编织、挑花刺绣工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杨华珍和年过六旬的老奶奶们用绣花针闯荡江湖，与植村秀、星巴克、环球影业等20多个品牌开展IP授权合作，让非遗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。2021年3月，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发了一则消息，向全世界介绍：“杨华珍致力于传承羌绣并发扬光大，还得到了很多大牌的青睐，让这朵民族艺术之花绽放于世界舞台。”步入杨华珍位于成都的一个工作室，墙上和展柜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织绣作品。年轻的设计师正在构思下一个作品的纹饰，还有两位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绣娘，对着针线“一丝不苟”。



杨华珍的藏羌织绣作品。



杨华珍的摄影作品。

接到第一笔大订单 非遗之花在海外绽放

创业百转千回，杨华珍与同伴们曾经手足无措、摸索、碰壁，幸运的是，她们坚持了下来，作品终被更多人看见。

2012年，生意愁云惨淡。好在峰回路转，有个大学生翻译带着一笔来自法国的订单找到了杨华珍，希望他们为五星级酒店设计一批床上用品和室内装饰品。

杨华珍请大学生把合同翻译成中文，粗略计算了一下布料、针线和人工费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给出了一个只能覆盖成本的报价。“我那时根本不懂算账，他说我这样报价只能喝西北风。”杨华珍说。大学生帮忙梳理了房租、水电气费等硬性支出，加上一些利润和税费，最后算出来38万元这样一个“天文数字”。

38万元，这是她想都不敢想的大订单。她决定用家乡的花鸟草木等元素进行构图设计，用藏羌织绣的工艺进行表

达，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民族艺术。

加班加点，半年没有停歇，她们终于淘到了第一桶金。收到货款的当晚，从不饮酒的老姐姐们在一起小酌，跳起锅庄来庆祝。

生意越来越红火，两年之后，国际大牌注意到了这一朵从高原开出来的花，她们迎来了跨界合作。

品牌方带来两个光秃秃的化妆品瓶子，希望杨华珍“帮瓶子穿件少数民族的衣服”。她让对方写下产品使用的植物配方，第二天就背着相机去成都人民公园看花展。外出赏花摄影，回家后又翻阅资料熟悉植物的特性，充分准备后才带着徒弟画图、设计、刺绣，一周之后交出了两个“作业”，分别取名为金刚杵·绿茶花。这两幅藏羌织绣作品的版权合作非常顺利，开启了非遗IP授权的先河。